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63
19 October 1976

CHINESE

第一九六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阿洪德先生

(巴基斯坦)

理事国：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安培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本哈亚勒先生

巴拿马

伊娄加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请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 按照安理会以前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其他成员，以及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布隆迪、古巴、民主柬埔寨、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波兰、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等国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理事会其他成员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孟加拉国代表凯泽先生；博茨瓦纳代表莫加米先生；布隆迪代表布瓦基拉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民主柬埔寨代表吉春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代表沃达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加纳代表费利先生；几内亚代表西索科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拉维代表穆万巴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莫桑比克代表希萨诺先生；尼日尔代表吉马科耶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米纳赫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斯里兰卡代表卡纳卡拉特内先生；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萨拉姆先生；南斯拉夫

夫代表皮特里奇先生； 赞比亚代表穆瓦勒先生； 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现在安理会要继续审查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面前有圭亚那代表昨天下午提出的载于 S/12211 号文件内的七国决议草案。

勒孔特先生（法国）： 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和我荣幸地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 你的卓越品质、才能以及正确的判断力保证我们的工作将在你明智有效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结果。

同时，我也要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对即将离任的主席基希亚先生上月履行其职责时所表现的杰出风度表示深切谢意。

法国代表团极其关切地注意这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新辩论，并要对各位发言人在表达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立场时所保持的风度表示赞扬。 现有许多位外交部长出席我们这个会议，强调了我们工作的范围和安理会的职责——也就是强调了我们的责任。 现在安理会正在审议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领土的问题，如纳米比亚问题，由于南非赖在那边已经不再有法律根据，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理解我们的责任是更为重要了。

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促使南非履行其责任。 法国也参与了这项努力。 有几次，它曾与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双边地或联合地同比勒陀利亚政府接触。 同时，法国是欧洲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国，也支持欧洲共同体的立场。 我只想忆述最近几个有关的日子： 一月二十六日的共同行动、二月二十三日的宣言、今年八月二十六日的“纳米比亚日”致秘书长的声明。

我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政策很明确，在安理会也已提出过。 外交部长德吉兰戈先生也再次在大会上提出过。 我想引述他的发言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

“根据联合国的决议纳米比亚应该立刻在本组织的监督下，经过由各政治

团体，主要的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参加的政治协商程序，取得主权和独立。”（A/31/PV.9，英文本第43—45页）

此外，我还要提到关于德吉兰戈先生对武器贩卖问题所表示的立场。这与南部非洲的一般性形势有密切关联，是安理会特别关切的一个问题；他说：

“法国政府对种族歧视和比勒陀利亚所采其他政策的谴责，已使得它在运售武器方面采取了限制日益严格的政策，最后且要禁止再订任何新的合约或任何新的交易。”（同上，第42页）

我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是直接根据今年一月三十日安理会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而决定的。

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应以该决议第7段内的词语来说：

“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的自由选举必须在把整个纳米比亚当作一个政治实体的情况下来举行”。

我要回顾一下，该项关于举行自由选举的提议是我国代表团在一九七五年六月辩论纳米比亚问题时第一次提出来的。当时，我国代表团认为，

“达成〔纳米比亚领土完整与统一〕的最合适方法之一是：筹备在国际监督下，在全境内举行普遍选权性质的普选”。（第一八二四次会议，第26和27页）

这个经安理会核准的提议，在我们看来到现在还是切合实际的。我们认为自由表达人民的意愿是没有任何替代的办法的。

南非对安全理事会屡次的要求和各成员国提出的问题作了什么答复呢？许多发言人已经对南非政府的沉默予以谴责，而我们也必须提到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

我们所得到的唯一最新的资料就是八月十九日温得和克会议宪政委员会声明内所记载的资料。正如我们上次发表的声明中所说的，该会议并不具有代表性。它只局限于一些种族集团而排除了广义的政治团体。实际上，它并不保证具有我们对任何自决程序有权期望的民主特色。因此，该会议所拟订的提案不能解除我们的顾虑。

我已经请大家注意到我们对温得和克会议的组成和作用根本就不赞成，我必须再补充一点，该会议所提供的资料无论怎么说都是特别令人失望的。所提供的资料没有说到普选的日期和组织，没有说到各政治团体，特别是关于给予西南非民组的地位、联合国的任务以及选举和宪政的程序。唯一新的资料是指明一个独立的日期——遥远的将来，以及认识到必须直接同南非就某些问题进行谈判，其中包括沃尔维斯湾的问题。

毫无问题我也认为这些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难道这就表示情况已不再有任何改善的希望吗？

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如此。今年夏天美国国务卿向南部非洲各有关政府，包括比勒陀利亚提出解决该区域问题的某些办法时，就展开了一种新的前景。我国外交部长于九月二十九日在大会上发言时说我们要鼓励这种艰难的任务。我要在此向美国代表团重申这种鼓励的意思。

现在似乎已有进展的可能，因此安理会采用紧急呼吁的措词，而不用那种制裁的措词。我们必须再坚持任何解决办法所必须根据的原则，特别是任何民主方式的基本原则：必须在联合国的控制和监督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从而迅速忠实地接受多数的统治。

虽然安理会不需要探究在秘密外交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谈判的细节；但是，每当这方面显出有进展的希望时，每当犹如现在一样有转机时，安理会就要尽一切可能促进和平的演变。

鉴于这种演变，不管多么虚弱——因为我国没有参与目前的谈判而且我国没有获得关于进展的任何特别资料，又因为安理会本身在这方面毫无所知，我可以比较随便地说——我们就不应采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只须注意现在还没有出现任何威胁和平的局势。

我国代表团目前希望采取外交途径并不表示不再谴责南非提出的主张，南非拟在没有主要的政治团体西南非民组和多年来就已肯定为对这个领土有重大责任的联合国的参与的这种虚假程序下由它擅自解决纳米比亚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强烈反对这种拒绝考虑政治事实和合法的必要条件的态度。我们完全支持大多数发言人在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向南非提出的庄严警告。如果由于比勒陀利亚继续不怀好意而破坏进展的希望，我们则不排除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性措施的可能性，从而表示我们对南非的纳米比亚政策的谴责。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不能再拖延了。南非当局必须理解到这一点。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表示的友善。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首先我要请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团向基希亚大使传达瑞典代表团的谢意，因为他在上个月有效、客观、愉快地掌握了我们的审议工作。

主席先生，我们同时恭贺你担任主席的职位。你已经有充分的机会在你的工作上发挥你个人的才干和广泛的经验。我们保证跟你充分合作，并予支持。

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第 385(1976) 号决议载有一项坚决明确的要求，要南非在规定时间内——即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履行该决议的规定。安理会要求南非庄严宣布它愿接受该决议有关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的规定，并要求南非宣布它愿遵守联合国的其他决议和决定、以及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有关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同时要南非承认纳米比亚是一个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国家。然而，南非对于第 385(1976) 号决议并没有发表任何宣言，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结束其非法占领，废除在纳米比亚的歧视和高压法令，释放纳米比亚的政治犯，从纳米比亚撤出军队，或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

正相反地，南非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其对纳米比亚的控制，更在纳米比亚安排其与纳米比亚一些团体举行的所谓制宪会谈，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摒除在外，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谋求统一团结的纳米比亚达成独立的各种努力中的主要代表。这些会谈当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南非已加强其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力量，同时从纳米比亚公开侵略安哥拉。

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的第 366(1974) 号决议里，安全理事会已经决定，南非如不遵守该决议则应按照宪章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一九七五年六月，

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对第 366(1974)号决议的反应时，没有一个理事国认为南非遵守了该决议。然而，由于三票否决票，安理会对南非公然不遵守安理会决议一事未能决定采取强迫制裁的措施。至于瑞典，我们对强制执行武器禁运投了赞成票。

南非政府拒绝遵守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 385(1976)号决议。在该决议执行部分的一段，安理会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如南非不遵守该决议，则安理会将再开会考虑按照《宪章》的规定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安全理事会现在面临着南非一再公开违反它的明确要求的局势。南非一再拒绝接受这些要求，使得安全理事会除了按照宪章规定采取行动以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第 366(1974)号决议和第 385(1976)号决议以及两年来的发展情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南部非洲的局势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那是毫无疑问的。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在该领土内的扩充军力，加上由于南非对纳米比亚以及南非本身所采取的政策而引起的整个区域的紧张状态，使得危险的局势更加严重。

瑞典外交部长上周在大会上说过，南部非洲的局势必须认为威胁着和平。今年八月，北欧各国外交部长就北欧各国政府对纳米比亚的政策某些指导原则获得了协议。北欧各国外交部长，除了别的事情以外，还通过了如下的一些原则：

“。。。谴责南非共和国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因为那是违反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的。谴责南非到目前为止，仍然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的要求，其中包括关于举行自由选举的要求。鉴于大家希望该区域能有和平的发展，西南

非民组解放运动全面参加独立谈判是非常重要的。

“。。。善用所有机会，努力在联合国范围内拟具一项有效的制裁政策。北欧各国外交部长尤其欢迎安全理事会作成对南非强制执行武器禁运的决定。”

决定强迫制裁所需的标准已经有了。因此，安理会各理事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制裁能不能有助于为纳米比亚问题求得和平解决的努力？

虽然南非的反应绝对不能鼓舞人心，瑞典政府还是支持所有各方为了以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为目的所作的一切努力。我们注意地聆听了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声明。努乔马先生在他那重要而富有建设性的宣言当中，说明了西南非民组所能接受的谈判纳米比亚前途问题的条件。西南非民组愿意就将权力转移给纳米比亚人民的方式和南非直接谈判。南非和西南非民组之间的任何谈判都应该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做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西南非民组要求南非释放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犯，同时要求南非的军队从纳米比亚撤出。

瑞典政府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显然应该视为以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努力当中很重要的因素。

由于第三者努力的结果，南非在最近作了一些让步。可是南非政府还是没有迹象显示它已经取消它反对和西南非民组直接谈判的意见；直接谈判是任何解决的过程所不能缺少的因素。

纳米比亚的人民已经很有耐心地等了好久，等待比勒陀利亚能改变态度。可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等待都归无效。在外交界正在努力想透过和平途径达成解决的背景下，现在安理会的理事国在作任何投票表决以前，必须很小心地考虑以什么方式进行最好。瑞典代表团认为，南部非洲的历史和南非政府到目前为止

止所采取的态度，是赞成对南非采取强硬的外交和政治压力的有力理由。到目前为止，对那个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宽大的立场并没有达成什么重要的进展。

安理会全体理事国都支持对南非施行强迫制裁，那个行动将充分表示比勒陀利亚政府的孤立，并将有助于迫使南非作出推行适当谈判所必需的让步。

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宣称愿意遵守志愿禁运武器，因此我们很难明白任何人会因为把这种志愿禁运武器改为强制禁运武器而受到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禁运将代表南非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相当大的挫折，将有利于迫使它参加有意义的谈判。

因此瑞典政府呼吁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支持我们现有的决议草案。决定这样做就是支持大家经由谈判觅致解决方法以图达成共同目标的努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个共同目标就是自由、独立、统一的纳米比亚国。

主席： 我感谢瑞典代表夸奖我的话。

安倍勋先生（日本）：首先，我想祝贺你担任十月分安理会主席的重要职务。你卓越的外交才干和广泛的经验，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因此，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在你的领导下，可以在本月处理的问题上取得满意的成果。

我还要愉快地向担任安理会九月分主席的基希亚大使（利比亚）在九月里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赞赏。

自从今年一月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385(1976) 号决议以来，它一直小心而焦虑地观察南非政府对这项决议所作出的反应。但是，执行该项决议规定的限期已于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届满，我们看不到任何事态发展足以反映该国政府已经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重申对此感到极度失望和遗憾。

但是，根据新闻报道，美国政府似已采取主动，而若干非洲国家在美国主动的响应下也同南非政府进行谈判，以便找出一项符合第 385(1976) 号决议各项规定的解决办法。我们对这项谈判所知无多，可是，根据新闻的报道，谈判虽然遭遇许多困难，但是仍然在进行中。

我国代表团引以为憾的是：虽然某些理事国直接参与谈判，但是，处理这件事的理事会却得不到多少关于会谈进行情况的消息。不过，我们明白，这也许是由于在目前阶段泄露谈判情况还是不大适宜之故。

无论如何，虽然南非还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且多年来顽固地破坏联合国对该领土所承担的责任，但是只要谈判还未破裂并且仍有继续谈判的余地，那末我认为本理事会还是不要在这个阶段采取剧烈的措施。

非洲国家对于多年来不能就纳米比亚问题产生有意义的结果而深表愤慨，这是合情合理的，并且我也有同感，但是，我仍然要吁请我们的非洲朋友再忍耐和克制一点，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用和平的而非流血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代表团吁请南非政府应当体会到我们采取忍耐和克制的态度，纯粹是为了希望谈判获得成功才维持下去的。我们又吁请它认真考虑目前的谈判是和平解决的最后机会，并应为了所有有关人民——即纳米比亚人民、南非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利益而尽快达成谈判解决。

鉴于谈判仍在进行，我国代表团认为拟议决议草案所设想的剧烈决定恐怕会对目前仍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谈判发生不利影响。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当前这项拟议的步骤，对于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并无帮助。所以，如将S/12211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我国代表团只好弃权。

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清楚说明，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有效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将继续予以执行。

我想借这个机会回答毛里求斯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九五六次会议上所提出的若干问题。毛里求斯代表说，非洲统一组织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个国家，终止同南非进行任何核勾结，并说包括日本在内的若干国家正在密切参与推动开发罗辛铀矿的活动。

第一，关于所谓同南非进行核勾结的问题，我可以向毛里求斯代表保证，日本从来没有参与或介入同南非进行的任何核勾结。我国代表团曾在不同场合，包括大会的上一届会议，清楚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关于罗辛铀矿的问题，我想说明，我国政府禁止日本国民或企业机构在纳米比亚从事任何方面的投资活动。因此，并无日本国民参与罗辛铀矿的管理工作，也没有任何日本国民或企业取得罗辛铀矿的开采特权。

虽然日本工业用铀全部要从国外购入，但是，日本当局已经采取各种措施，以求工业界尽可能从不同地点进口铀矿砂，并遵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宣言。

主席： 我要感谢日本代表对我的夸奖。

芬奇先生(意大利)： 主席先生，这是我长久以来第一次发言，首先，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分的主席。我们深信，安理会在你干练的指引下，将继续有效展开具有建设性的工作。

我们今天的会议是由巴基斯坦代表主持的，由于巴基斯坦同意大利保持友善和融洽的关系，所以，我要表达由衷的高兴。

我想借这个机会，以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的名义，向卓越而干练地领导安理会九月分工作的曼苏尔·拉希德·基希亚大使致意。

我也要以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的名义对安培勋大使担任八月分主席时明智而快捷地领导本理事会工作致谢。

我还要向他和所有其他同事对我担任主席所作的夸奖表示由衷的谢意。

我们在本会议厅听取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和好几个代表团所作动人而深入的发言。从这次辩论的发展过程和南部非洲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我国代表团深信，今年一月安理会为了表示衷心的声援而通过了第 385(1976)号决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一致认为我们做了一件及时和富有启发性的事。请让我指出，第 385(1976)号决议的通过完全反映了安全理事会所有十五个理事国在对南非政府对纳米比亚采取的政策审议以后所感到无比痛心、失望采取行动的决心。

我相信今年一月我们通过这件决议时，我们大家都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感觉到安全理事会有效地行使了它的权利和责任，提出了比勒陀利亚政府必须履行其义务的最后期限。我的意思是说，今年一月我们大家都觉得步伐已定，不再能容忍和接受错误了。总结来说，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决定，

比勒陀利亚如不严格予以遵行，它就要面对严重的后果。期限已经确定，并且按照该项决定，我们将于八月三十一日开始举行会议，以便审议该日以后所应采取的行动。在这方面，我十分同意吕德贝克大使几分钟前所提出的意见。

虽然自从一月以来所发生的事情远不如我们的期望，而南非政府也没有停止进行阻挠，但事实上的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是指纳米比亚这一国际领土邻近地区发生的变化，该领土本身的变化和比勒陀利亚的变化，比勒陀利亚的变化无论如何微小，但至少表示南非的统治集团已开始抱着某些不同的想法。

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要比纳米比亚问题本身更为广泛。除了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以外，还牵涉到另一个国家。整个地区都被卷入同时代和历史挑战的斗争中，因为某些白种少数人政权企图凭借种种镇压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使其种族优越地位永久化。卡纳卡拉特内大使在第一九六〇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发言出自悲伤而非愤怒。我们完全同意斯里兰卡同事的话。事实上，只有与世界隔绝的人才不会懂得如下的两项简明真理：任何反对自决权利的行为都是毫无希望的；镇压全国或个人自由的行动，最后注定要失败的。实际上，南部非洲新近的趋势正是历史洪流勇猛前进的证明。让我们回想一下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自由战士力量的巩固和这个地区仍在老种族主义者统治下的反抗日益增涨的事实吧。

我要强调，我们认为，对于纳米比亚的问题，应从一个地理区域当前正处于认真地重新评价种种争衡的力量和深入地重新调整当代的现实的角度来衡量。处于重新评价和重新调整的两个过程的核心就是种族优越和多数统治之间的斗争以及种族优势和自决、自由、平等、民主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在本阶段应当调查的，就是南非自从今年一月以来，有没有改变它众所周知的陈腐立场，有没有改变了它对有关人民所一贯采取的推诿失责的传统政策。简而言之，就是有没有作出大幅度的改变，使我们可以相信这种迅速的改变将是有关

领土很快可以取得独立的预兆。

我们认为，由于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种族和政治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如能在其中任何一者发现政治意向的改变，那么，另一者也将适用。

为了这个目的，意大利代表团曾经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南部非洲的新近事态发展。我们特别认为伊恩·史密斯接受罗得西亚多数人统治将是空前的重大事件。同时，我们也觉得不能低估沃斯特总理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种作用不论有多大，毕竟表示出一种改变，即使不是心底的改变，至少也是政策上的改变。

我想再就这个问题略作说明。我们认为，由于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特别是最近美国、联合王国、五个第一线国家和南非加施压力的结果，罗得西亚白人领袖接受了多数人统治，这标志了整个地区未来命运的转折点。我们认为，它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当地的疆界，并对纳米比亚带来深远的后果。

最近美国国务卿同第一线国家总统的意见交换以及他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会面的大概情况已是大家所熟知的，虽然其中详细内容还不大清楚。在纳米比亚本身我们也注意到某些很有希望但到目前为止还不很确定的活动。

鉴于上述局势，我们要认真地自问，在目前阶段，象七个提案国昨天在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所建议的那样一项决定，无论根据如何崇高的原则，在政治性上是否明智呢！圭亚那大使杰克逊先生在介绍该文件时曾明确而翔实地扼要说明了联合国处理纳米比亚问题的漫长、黯淡的历史，尤其是各种尝试和失败的历史的要点。但是，我们是否由于失望就认为以往的尝试都失败了，所以新的尝试就必然不会有希望呢！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有关，那就是说我们是否应当等到我们能对幕后的谈判情况和南非表面行动在多少程度上符合我们所主张和赞成的方向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以后再下判断

呢？

如果南非的局势同今年一月时一样，我就毫不犹疑地说，安理会除了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外，别无他途。

但是，在目前阶段，我们对于拟议措施是否合时适当很表怀疑。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可能引起同我们愿望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它们可能干扰涉及整个地区的复杂谈判过程。另一方面，这些措施可能加强死硬份子，鼓励他们打破沉默，大声疾呼，倒行逆施，反对就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举行会谈。

因此，我们要公正地说，我们在现阶段不能支持 S/12211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那并不是由于它的内容——我国认为它的内容没有问题——而是由于时机不合。

事实上，我用不着在这里重申我国对纳米比亚的立场。在这方面，我可以一提我在安理会第一八八四次会议就这个问题所作详尽的发言。就对南非执行武器禁运的规定而论，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意大利严格遵守第 311(1972) 号决议的各项规定。我国政府很久以前就自动作出这项决定——我要强调这一点，同时，我们于一九七二年在安理会上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

我想在结束以前再略为谈一谈另一件个人的回忆。这件事发生于一九六七年西南非洲问题十四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对这个委员会的设立曾尽了一点棉力。意大利是该机构的成员，当时在议事过程中，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同大多数成员的立场有些相同但也有些不同。我曾亲自提出一项计划，其中一项提案的内容比后来据以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那项提案的内容更为广泛。我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代表我国代表团、加拿大和美国代表团提出的，当时在特设委员会中代表美国的是威廉·罗杰斯，他在不久以后就担任了国务卿。

我们提出的载有下列主要提案的文件符合大会第 2145(XXI) 和 1514 (XV) 号决议： 设立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并任命秘书长特别代表一名；特别代表除了别的任务以外，还将受权在同安理会密切合作下设立一个代表当地各界人民的临时管理机构，从而使当地人民能够按照他们自己所表达的意愿来管理该领土。

最后这一项意见现在将近十年以后显然又由南非当局旧事重提，不过它的形式仍不明确，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但是，无论如何，它反映了这项意见终于得到接受，虽然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太长了，并且经过一些曲折以后才得到接受。 这引起我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和这次发言的结论： 我们有没有尽量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呢？ 我个人认为我们没有。 在本次辩论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放弃老的途径和尝试新的途径。 我个人认为，这反映了一种官僚主义的思想 and 行动方法的倾向，这我们应当加以矫正。 同时，我们应当毫不恐惧地探索新的意见，如果它能提出直捷了当的解决办法，那我们就应当予以实现。 我们仍然可以尝试。 我们需要对联合国和我们自己的信念保持信心。

主席： 我要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表示的诚挚感情。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昨天我们听到了圭亚那杰克逊先生代表第S/12211号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贝宁、圭亚那、利比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所作的精华性发言。他的激动人心的发言实质上提到了南部非洲当前的危机。正如杰克逊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影响人类尊严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与那些保证遵守联合国《宪章》各项标准的一切国家有关，而且也构成实际威胁该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个危机。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当务之急是履行其职务并立即采取有效行动，以终止这种需要严厉谴责和不可容忍的情势。

在联合国系统内，纳米比亚人民享有独立和在政治、经济上行使自决的权利。根据今天《纽约时报》的报导，南非总理沃尔斯特先生昨天在比勒陀利亚的发言向国际舆论表明了南非仍然是纳米比亚解放和国家真正独立的障碍，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发言人关于在纳米比亚问题方面没有真正进展的说法是正确的。沃尔斯特先生的发言也表明冲突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联合国、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之间在现阶段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从沃尔斯特先生的发言中可以找出极其令人吃惊的矛盾。例如他说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并不属于南非”，南非政府也不认为该领土归它所有。但是，南非政府却不从纳米比亚撤回它的非法行政当局。沃尔斯特先生在同一发言中说纳米比亚（他称之为西南非洲）属于“西南非洲各族人民”，他并说：“我们的态度一向是让那些拥有该领土的人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对联合国的一种不折不扣的藐视，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事实上一再无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必须在联合国监督和管制下举行自由选举的要求。

沃尔斯特先生接着说：

“各族人民”——对他来说，纳米比亚有好几个而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人民——“现正聚在一起开会，他们的大多数是通过选举并以适当方式选出的领导人，”——虽然纳米比亚有南非政权的存在，但他还是说这些领导人是以适当方式选举出

来的——“另有几个——占少数——则是他们的天然领导人。”

我很想知道在沃尔斯特心目中，天然领导人所指何人。无论如何，这些领导人正如沃尔斯特先生接着说的那样，“会决定他们自己的程序和他们自己的开会地点”，不要南非政府的任何干预。这是沃尔斯特先生自己的话。纳米比亚现在被一个公然反抗联合国决议的种族主义政权所统治，它的人民受到南非所发动的残暴殖民战争的摧残，他们事实上现正处于戒严状态，而且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可以随时对该领土各选民区的平民采取行动并施加酷刑和恐吓，试问在这种情况下，真会有以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吗？我再要问一遍，在这种情况下真会有以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吗？我想我们可以断言，沃尔斯特先生的立场十分明确，然而又十分狡猾。他的发言正表示他的政治词汇中“选举”一词是什么含义。

沃尔斯特先生说出下面的话时，再度明白表示他对联合国的蔑视，我还是直接引用他的发言吧：

“我对西南非洲人人民组织没有任何话可说。努乔马既不是西南非洲各族人民中任何人民的天然领导人，也不是他们选出的领导人。”

他坚持他的公然蔑视态度，接下去说：

“我不承认各世界机构所决定的他〔努乔马〕或他的组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西南非洲唯一代表的权利。”

沃尔斯特明明知道本组织和其他组织都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努乔马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天然代表，但沃尔斯特却说并非如此；他说他们不是人民的适当代表。

沃尔斯特的立场十分专横无理；这种立场是一种公然的挑衅，并且表示同他之间没有达成任何了解的可能。沃尔斯特不但不承认努乔马先生是西南非洲人民的真正发言人，而且正如安理会所说，他也顽固地提出了种种遁词，说出了昨天比勒陀利亚记者访问中下列一段语无伦次、厚颜无耻的话：

“南非并非如一般人常说的那样是西南非洲的殖民国。我们也不是一个

占领国。 我们是一个管理国，而我们的管理权是国际联盟交付给我们的。”

这已经是当代政治史前史的一部分了。我的意思是说这可以使我们看出沃尔斯特的心理，使我们意识到他和安全理事会的想法相差多远。 他和我们之间不可能达成协议，不可能交换意见。

沃尔斯特的发言能比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中的裁决更重要、有力、充实和正当吗？这个裁决不但和沃尔斯特的怪论背道而驰，而且裁决的结论认为南非必须从纳米比亚领土撤出，因为南非是以不可容恕的行为不正当地占领了纳米比亚的。

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当南非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必须同意接受和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现在安理会已经通过了第264(1969)、269(1969)、366(1974)和385(1976)各号决议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维持的非法行政当局，沃尔斯特怎么可以说出下面这种话呢：

“如果西南非洲人民通过过他们的合法代表要求我们终止这种管理任务时，我们会这样作的。 全世界都承认人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接着他以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狡猾态度说：

“……我无法了解为什么不能让西南非洲人民享有这种同样的权利。”

从说不能了解为什么西南非洲人民不能享受自决权利。 这不能不使我们有身处异世之感。

南非通过其班图斯坦和所谓家园政策以及骗人的图尔恩哈勒制宪会议来破坏纳米比亚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各种努力已经十分明显可怕，所以沃尔斯特的发言只能使安理会和世界舆论清楚地看出，比勒陀利亚政权想要把它自己驾凌在安全理事会的威权之上，驾凌在联合国大会的权威之上，置于国际法院的威权之上、事实上甚至要驾凌在世界舆论之上，并计划保持它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和它在南部非洲的有害影响。

沃尔斯特抱着这些信念，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关于联合国施行制裁的可能性的话，因为第三世界国家集团主张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使种族隔离终止。他说（我认为他的话是对安理会的一种侮辱）：

“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对安理会会做些什么抱有绝对把握，而原因则他自己心理有数，我在这里简直无法妄加分析——因为事实上这些原因对安理会各理事国的理解力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他说的话之中也有些荒谬的自相矛盾之处但由于同样理由我不愿在此加以引述。他又说南非不准备参加任何联合国主持的在中立国家举行的讨论以立宪办法达成纳米比亚独立的国际会议。但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却说如果南非被邀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南非也会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他承认有这种可能性，那就等于承认一名被告可以被邀目睹受害者的尸体解剖而不必答复问题或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深信法官之中有他的盟友来保证他被判无罪。

根据今天《纽约时报》的报导，沃尔斯特说了下面关于基辛格先生的和平努力的话：

“他的和平努力……的动机出于制止苏联影响力在该地区散播的共同愿望。

“世界争霸的一个方面就是苏联想要统治南部非洲。如果世界忽略了这点，那就可能会自食其果。不但西方会失去一个堡垒”——如果沃尔斯特及其同伙是西方文化的代表，那末就不想属于“西方文化”了——“而且好望角航线和印度洋也就被苏联所控制。”

很明显，沃尔斯特先生希望用这种谎言来分散世界对纳米比亚殖民问题的注意力，并希望恢复冷战和重新燃起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以便在世界其他地区找到政治盟友。他的伎俩是人所共知的。他是想乘人不备的时候混水摸鱼。非洲的非殖民化问题同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非殖民化问题一样，不允许延迟采取行动，也绝不能让真正的或假想的各种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支配一切。非殖民化和自决更不能

从属于一个大国单方面想要控制世界主要航运线的野心。这是过去的事了。沃尔斯特先生现在大放厥词，竟然想要西方各大国一同卷入旋涡，胡说某些大国想要控制环绕好望角和印度洋的航运线，挑拨对亚洲和不结盟国家的敌意，而不结盟国家几星期前在科伦坡举行的首脑会议已经声明希望印度洋成为各主要大国互不相争的和平区。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签署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政治宣言规定一切国家的船只都享有：

“依照国际法自由和无阻碍地使用印度洋的权利，只要这些船只对沿岸和内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构成军事或战略威胁。”（A/31/197, 第124段）

这个无疑适用于所有国际航线和航道的制度同样适用于好望角航线和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基尔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其他海上运输线。这毫无新奇之处。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曾建会，为了保障未来和平和世界安全，国际航道应予开放，让世界一切国家自由不受限制地使用。

我要重说一遍——在非洲或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自决权利和非殖民化过程都不能因为一个殖民国家想要以国家安全为藉口来控制其他人民或国家的领土而停止，国家安全与当前的讨论无关，与我们这个拥有核技术、星际技术及其他技术的世界无关。关于好望角航线和进出印度洋的权利（遭受威胁）的说法不能用来作为反对纳米比亚解放的藉口，对于巴拿马运河同样也不能利用这种说法来作为某一个外国不肯放弃它对巴拿马主权领土上拥有一块殖民飞地的藉口。

历史是站在非殖民化这边的。苏伊士运河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是在大国支持之下受埃及全权控制的，巴拿马运河也应该和其他运河一样，尽快置于巴拿马国家的充分主权和管辖权之下。

沃尔斯特先生强词夺理废话连篇，企图发动思想战争以维护他自己的利益。我

们常听到有人说起思想侵略和有防备思想侵略袭击的必要，因为思想侵略的结果虽不伤害人民的身体但却腐蚀他们精神。那些主张权利平等原则的人们，那些主张通过自决权利的行使作为促进各国间创造有利于世界和平环境的友好关系的手段的人们，难道还会进行思想侵略吗？

正相反，我们相信，只有我们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来促进所有人类的自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发展和尊重，才能达成《宪章》所说的那种真正国际合作。

那些主张联合国《宪章》内所规定的种种理想的人们决不进行思想侵略。只有那些卫护短暂政治利益的人们才是掠夺其他国家财产和天然财富的殖民剥削行为同谋者。事实上，他们正在从事思想自杀，破坏自己国家的形象和他们在世界事务上发挥积极影响的力量。

事实证明比勒陀利亚政权不准备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众所周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说：南非准许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的一些西方公司享有进一步的开矿特许权，同一联合国报告估计南非的外来投资达一百亿美元，主要代表美国、英国和西德的利益。

此外，根据可靠资料，南非正在继续设法吸引外来投资来开发它在纳米比亚的钻石、铜、铅和铀资源。联合国在第1314(XIII)号决议中曾宣称：

“……人民和国家的自决权利……包括‘对于其自然财富和资源的永久主权’。”

大会已经说过，它认为：一个人民的经济秩序、如受外国的统治，那就不能算是独立。

安全理事会责无旁贷，必须支持世界弱小国家对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保障这文权利不被个人、公司或外国所干涉和夺取。

总之，不论是南非侵犯纳米比亚人民的政治和经济自决权利，或者是南非的疯狂态度日益构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巴拿马共和国代表团都一定要坚持安全

理事会通过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其中建议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以终止纳米比亚人民的不幸苦难并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宁。

主席：辩论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如果没有别的代表想要在这时候发言的话，我想在各位理事许可下，以巴基斯坦代表的身份发言。

今年一月，在安理会审议本问题期间，我曾经就本问题的实质发言，说明巴基斯坦的立场，这次我只想说明我国代表团对一月会议以来事态发展的看法。

今年一月三十日安理会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其中最主要的要求是呼吁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并在联合国的协助之下，把权力转移给该领土的人民

理事会现在开会审议南非已否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如果没有，安理会根据宪章的规定，能采取那些适当措施，来使南非照做。

有人指出，南非倡议下在温得和克进行的所谓制宪谈判多少总是朝向遵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一步。为了支持这种说法有人指出，西南非制宪会议制宪委员会发布的意图宣言实际上已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定为纳米比亚独立的日子。

关于制宪谈判的问题，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根据安理会本身一致通过的各项决议，这些谈判没有法律效力。不然的话，为什么安理会宣布，绝对有必要让纳米比亚人民在整个纳米比亚举行选举，从而自由地决定它自己的未来。而且这些选举应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呢？

此外，为了使人认清事态，评价温得和克谈判和南非政策的真正意义，我们有权提出一连串有关该领土情势的具体问题。南非是否已经撤消了对该领土实施的种族歧视和镇压性的法律及惯例？政治犯和那些根据所谓内部安全法被拘留的人是否已经被释放？南非是否提供了便利，协助逃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重返家园？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人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向安全理事会发言，简要地说明了该领土的普遍情势。努乔马先生向安理会生动地说明南非继续不断地镇压纳米比亚土著人民、加强驻在当地的军事力量和各种活动。在北纳米比亚宣布戒严、把整个社区的人民赶出家园后移送集中营以及利用纳米比亚作

为攻击邻国安哥拉和赞比亚的跳板等情事。简言之，南非不但没有采取措施撤出纳米比亚，反而加强对该领土的控制，实际上并把它变成一个警察国家。

安全理事会这次至少听到了四十个国家的意见，它们当中有许多国家由外交部长代表出席。由此可见，整个世界是多么重视纳米比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现在已发展到决定性的阶段。这许多国家的代表从地球上所有各地区来到这里，对情势有一致的分析，对安理会的行动也有一致的期望，安理会不能忽视这件事的重要性。

自从今年年头通过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以来，在许多国际会议上都辩论了纳米比亚问题，这些会议毫无例外，都对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表示支持。今年五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七届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期间，各伊斯兰国家通过了由我国荣幸地提出的一项决定，其中重申它们对在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反抗种族主义斗争所承担的义务。该会议呼吁，所有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充分执行联合国有关消灭种族歧视的各项决议，决定扩大和加强对这些人民的支援，并建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施制裁，以便确保有关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获得执行。今年八月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也同样宣布，它毫无保留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正义事业，并要求采取类似的行动。

巴基斯坦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从最开始起就是一贯不变的。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布托先生在今年庆祝纳米比亚目的贺辞中，除其他事项外，说

“纳米比亚人民不再相信要他们忍耐的劝告了。在沙佩维尔和索韦托屠杀中以及蛮横地侵略邻国的行为中这么明显地表现出残酷特质的一个政权根本不能期望它把正义带给纳米比亚人民。他们一定要通过武装斗争和更多的牺牲才会获得自由。

“政治策略不能破坏这个斗争。比勒陀利亚政权推动的所谓制宪安排既

不合法也不是纳米比亚人民所能接受的。南非的义务是即刻撤出该领土。只有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纳米比亚人民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代议制政府……”

今天早晨的报纸刊载了沃斯特先生关于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政策的重叠声明。沃斯特先生承认，西南非洲不属于南非，该领土的未来前途应当由当地人民决定。他否定南非是殖民国家，或实际上占领纳米比亚的说法。沃斯特先生告诉我们说，只有当西南非洲人民通过他们的合法代表，提出交出行政管理权的要求时，南非才会这样办。尽管国际法庭五年多以前早已明确地表示了相反的意见，沃斯特先生认为，他的国家仍继续享有这些行政管理权。

然而，这些合法代表显然不是经过自由选举，而是在南非本身的主持下选出来的。

南非拒绝承认西南非民组是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组织。沃斯特先生说，他没有要同西南非民组讨论的任何事情。南非实际上仍然把西南非民组领导人囚在牢狱，或使他们流亡在外。

沃斯特先生的看法如果不是如此荒诞地歪曲了事实的话，也许还能看成不真诚的。就是最宽恕地说，沃斯特先生的言论也是自我陶醉。无论如何，这些言论粉碎了因最近努力设法使非法占领者和合法代表进行谈判，以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引起的一些期望。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纳米比亚人民表现更大的忍耐，要求安全理事会束手不管等于是要求让南非来决定事态发展的进度和方向。

理事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很清楚。就今天在纳米比亚普遍呈现的情况来看，草案的目标可说是有限的，也可说是目前阶段安理会起码可以做的。我国代表团希望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草案。我们认为，那些提出警告，指该领土有发生长期游击战争危险的人实际上将妨碍达成禁止某方得到战争物质的决定，而该方就是不顾

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意志，因此对普遍的暴行和逼近的冲突应负责任的一方。安理会如果不采取行动，将使自己的威权和声誉受到影响。它不能阻挡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

现在我以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认为安理会现在可对S/12211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现在我请那些要在表决前说明投票理由的代表发言。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你担任主席，杰出地表现你优秀的领导才能。我们也很感谢基希亚大使在九月份担任主席，指导安理会。

美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关怀已经很显然地由国务卿基辛格不断努力协助有关各方寻找对这问题的和平解决加以证明了。安理会很明白，基辛格国务卿在两个星期以前对大会的演说中概述了美国对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谈判的立场。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国务卿说：

“近几个月来，美国尽力设法协助有关各方加速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美国赞成下列几点：纳米比亚在固定的短期以内达成独立；由联合国主持在中立地点召开宪政会议；由一切真正的民族力量，特别包括西南非民组，参加这一会议。在达成所有这些目标方面，已经有了进展。我们会作出努力，解决剩下的难题，开成这次会议，然后由这次会议以诚意和智慧为纳米比亚这个新国家和它同其邻国的关系制定出一套计划。我们保证我们会继续关心纳米比亚的独立，以便使它最后成为本组织值得骄傲的成就，和国际合作的一个象征。”（A/31/PV. 11）

我坚决相信，当微妙的协商过程正在进行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问题采取新的倡议是很无谓的。促进纳米比亚独立的意图多年受挫之后，我们现在第一次有得出结果的指望。在同南非和有关非洲各方的协商中达成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已经可能预见安理会多年以来持续追求的纳米比亚的独立。我们不认为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所要求的措施能改善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的机会。事实上，这些措施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假如微妙谈判的结构此时被任何鲁莽的举动破坏，那才真是悲剧。由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将对决议草案投反对票。

在此时此刻，我想非常简短地说明决议草案的一个因素。美国仍继续执行它自己对南非的武器禁运。我们在一九六二年就开始执行这种禁运，甚至比起次年安全理事会呼吁对南非自愿进行禁运还早。

最后，我想坚决向安理会强调，美国已对南非表明纳米比亚无条件独立的迫切需要。我们一直在随时让瓦尔德海姆秘书长明了我们谈判的进展，并且会继续这样做；我们经常与站在第一线的几位总统取得联系。我向安理会保证，美国在这些努力上决不气馁。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默里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让我祝贺你就任安理会的主席。你给本会议厅带来了国际机构主席所表现的广泛经验和微妙的外交技巧。

我也想和其他的代表一起向基希亚大使上个月主持我们的审议时所表现的干练和风趣表示敬意。

我想简单地解释我国代表团对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的态度。

我国政府明确拥护纳米比亚作为领土完整的单一国家在可能的最短期间内获得独立。我们在许多公开和非公开的场合向南非政府和其他有关各方表示过这种意见。虽然我们认为温得和克会议已经证明南非政府和纳米比亚的白人有急剧改变的需要，但是我们说过多少次我们不认为这会议具有代表性，我们也不同意它的决定代表着纳米比亚人民对其自决权的充分行使。我们一贯敦促应让西南非民组参加可能召开关于南非权力及早转移到纳米比亚人民选出代表手中的任何讨论。因此，我们对南非、西南非民组和其他有关各方之间为此目的进行的任何讨论都愿予支持。

我们继续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385(1976)号决议的重要规定，特别是它呼吁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之下举行自由选举的规定。我们也认为自由选举需要实现若干其他的措施，诸如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第 10 段中引用的第 385(1976)号决议第 11 段所指定的措施。我们特别要求南非及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使他们得以参与纳米比亚的政治活动，和可能举行的任何进一步的谈判或宪政会谈。

毋庸置疑，南非蔑视了安全理事会第 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我们对此表示痛惜，因为我们认为这项决议所列出的达成独立的一系列步骤是正当而切实的，

现在看来也仍然如此。南非必须认清纳米比亚是一个国际问题，不论人们对南非的委任统治权如何结束的看法怎样。因此，假如要使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权感到满意，联合国就必须以某种形式参与导向独立的步骤。

同时，我们不可忽略我们已作出了某些进展。重要的讨论也已经在进行，以期拉拢最最直接有关的各方，特别是西南非民组和南非政府。我们无保留地支持这些努力，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设想的讨论可能为和平和民主方式实行安全理事会第 385 (1976)号决议铺路。我们认为宁静外交仍然大有可为。

正是由于这个首要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在时机上、在本质上都是不恰当的。我们体会到促使这项草案提出的烦躁和受挫的心情。纳米比亚问题提到联合国来大约已有三十年，但只是过去一两年中在走向独立目标上才显出了任何进展的迹象。不过，既然已经有了进展，既然关于权力转移的实质讨论已经出现了某些希望，我们认为不应要求安理会投票决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纳米比亚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在我们这里审议的一开始，我们对这一点就向有关各方澄清了我们的立场。众所周知，我们不向南非供应武器，我们费尽苦心保证我们的出口许可证制度的有效性。不过，我们准备支持按照第七章作出的决定。

我国代表团希望有一项建立在安全理事会第 366 (1974)和 385 (1976)号决议所奠基础上的建设性决议，既可一致通过，又可对南非政府增加压力。由于我解释过的原因，我们不认为目前的案文在这方面是有建设性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勒孔特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不得不反对提出来供我们审议的决议草案，深感遗憾。

我在本会议一开始所作的一般性发言中已经表明，我们不反对这个文件的实质，其中大部分的规定我国代表是准备接受的。我们也不反对武器禁运的请求。

我们投这种票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认为《宪章》第七章的使用是不适当的。我们希望有一种案文能得到一致的通过。

我国政府希望纳米比亚问题早日获得解决。它已准备重新使用它在过去许多场合对南非所施加的压力，它还准备使这些压力更具威势。我们只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实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措施的条件并不存在。目前，讨论正在进行，讨论的目的和范围对南部非洲的未来是很重要的，可能也是有决定性的。我们应让讨论自然发展，并在和平解决可能的时候从旁促成。这是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任务之一。

法国，我再重说一次，不是想要保护南非。相反地，它在谴责这个国家的政策的时候，期望由于各种努力和各方施加压力的结果，比勒陀利亚政府将不再坚持其反面的态度而很快地表示出应有的现实作风。

主席：我请巴拿马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我非常仔细听了刚才所作的关于解释投票的发言；我注意到，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任何代表请求，动议或决议草案的各部分可分别表决，但以原提案人不反对为条件。

我认为草案的序言部分应该分别表决，执行部分也是同样。若干代表对这情况表示极大的关心。我认为分别表决可以使情况明朗化。不赞成这些措施的人可以投反对票，而赞成程序部分所载的这些考虑的人可以说出来，我想这样才能对世界舆论有个明白的交代。

主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想就这个程序问题发言，我请他发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国代表团想对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解释投票的发言说几句话。但是现在我想向我的同事巴拿马大使吁请不要坚持他的提议，虽然我很清楚他作这提议的精神所在。

理由很明显，安理会面前这项决议草案的要点，事实上也就是草案的宗旨，是

在它执行部分各段。案文的序言部分各段已经由安理会在许多场合以各种方式表决过。由于我们重视白人情况的整个发展和案文自身的性质，我们希望草案能够整个表决。

我很不好意思向巴拿马大使发出这样的吁请，因为第一，巴拿马对我们在纳米比亚的弟兄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我国代表团很清楚伊留埃卡大使亲自参与，尽了努力，才导致草案的提出；第三，巴拿马是草案的提案国之一。

由于我以上所引的理由，我肯定我的朋友、同事和弟兄巴拿马大使，会谅解和体念我对他的吁请，并有所反应，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进行把草案的各部分分别表决了。

主席：我猜想草案的提案国之一的巴拿马代表是不坚持他的动议的。因此，我现在把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所提载于 S/12211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意大利、日本。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决议草案获得十票赞成，三票反对，两票弃权。决议草案，由于安全理事会三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没有通过。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中那些想解释投票的理事国代表发言。

博亚先生（贝宁）：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贝宁人民共和国外交和合作部长米歇尔·阿拉达耶同志在安理会就纳米比亚问题发言，其中说道：

“假如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真正要世界的这个地区恢复和平、停止更多无谓的流血，那么我们确信南部非洲人民是愿意同它们一起研究恢复和平的条件的。但是，首要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成员国必须停止向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沃斯特政权提供战争物资，法国必须停止向南非提供核反应堆，英国必须停止向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沃斯特政权提供军事电子物资”。

刚才表决的结果是非常清楚的：刚才行使否决权，使贝宁人民共和国是提案国之一的决议草案不能通过的那些国家明确表明坚定不移地决心在经济上和，最重要的，在政治上支持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沃斯特政权。刚才行使否决权，使这个决议草案不能通过的那些国家表明了他们高声喧嚷和平解决和终止南非的流血，只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吧了。

不过，表决也表明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对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支持日益增加了。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因为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全世界的自由斗士，尤其在南部非洲，对表决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南部非洲的自由斗士已经了解，只有坚持武装斗争和作出巨大牺牲，他们才会消除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罪恶势力。只有坚持长期斗争，纳米比亚人民终于会赢得自由和独立。纳米比亚人民深知他们的斗争是长期而艰巨的，但是胜利是肯定的。因此，斗争将继续下去。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代表团对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等国代表团今天所强加的三个否决，感到非常遗憾。这是令人伤心的一九七五年把戏的重演。也许唯一值得注意的新东西是，这一次了解到要谨慎地阻止安理会决定的一些国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由为他们的否决辩护。不过，大家本来认为南部非洲的事件，以及安全理事会本身以前对这件事的行动一定会使人有更高明的看法。

我们一如既往非常关心和注意地倾听了那些再次滥用——我强调“滥用”这个字——他们的否决权的代表团各自解释投票的发言。我不打算详细讨论已在这里提出的陈述，但是重要的，如果只是为了列入记录和有益于世界舆论，是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个清楚，弄个明白。

我首先必须说，我在安理会听到有人重复一个论据，感到惊讶，这一定也使安理会里希望以应有的严肃态度看待南部非洲局势的每一个人感到惊讶。我指的论据是纳米比亚局势并不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当然，这种主张一点也不新奇，但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在南部非洲发生了许多事件之后，现在竟然还提出这种主张。

纳米比亚局势并不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说法是一九七五年六月提出的，那时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代表否决了当时提交安理会的一项非常合理的决议草案。但在这段期间，这些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所发表的许多言论和事情的发展使人认为这种论据已经不存在了。我用不着重复我的同事、朋友和兄弟圭亚那常驻代表杰克逊大使代表我们介绍该决议草案时已经雄辩地解释了的理由。但是真是严肃地主张纳米比亚局势并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吗？那些这样主张的人真是严肃地认为是这样子的吗？让我们非常简单地回顾自去年六月以来所发生的事。事实上，我看不出需要追述到去年六月；让我们只看一看今年年初以来的局势吧。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赤裸裸的侵略，这一点，瑞典大使解释瑞典代表团的投票时也正确地强调了。本组织一个会员国在本组织历史上第一次被明确地谴责为侵略者。好象这还不够似的，安理会也明确地谴责南非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这是最近今年七月的事。

这两项决议和这两种局势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南非政权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发动这种侵略的罪行。但是今天负责的发言人却告诉我们说，纳米比亚局势并不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我也不用重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进行惊人的军事集结，从而不仅继续镇压纳米比亚人民而且——特别是我们非洲同样重视和关切的——造成对非洲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不断威胁。可是，有人却告诉我们说，这种局势并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真想请那些说这种话的人开导我，依他们的判断如何才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不是该地区的全面的流血的种族主义战争？全力的对抗？或者，在他们看来，只有一种局势威胁到某些地区或某些国家时，才能认为这种局势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有些人发现在解释和合理化他们不支持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时，暗指新闻报导说美国政府正采取一些主动是个聪明的作法。我不用详尽讨论这一点，因为看过新闻报导的人也应当发现看今天的新闻报导也是很方便的。

巴拿马大使凭其对这个问题所特有的智慧和关心，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并向安理会作了关于南非立场现状的简要介绍。但是这里牵涉到一项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使安理会或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参与某种的主动，这与安全理事会履行其职责有什么关系呢？就我所知——而且我必须承认我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了今年一月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制定——该决议里没有说安全理事会将于八月三十一日或左右开会决定要采取的适当措施，但如果有一个理事决定采取一些主动，安理会就不开会了。事实上，我发现这种推理非常可怜的，尤其当我想起今年一月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期间，不是别人而正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代表告诉我们，他们自己也正采取主动，他们已同南非接触，关于南非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他们将继续采取一些主动。

当时，我们在安理会没有听说因为这些主动，安全理事会不应当通过任何决议或安全理事会不应当履行其责任。

美国大使斯克兰顿州长所作的解释更使我感到困惑，他似乎已使美国反对该决

议草案的事合理化，部分理由是基辛格国务卿和美国政府正与一些前线国家继续进行协商。我感到困惑是因为，如果某一政府与其他政府之间的协商或接触正被用来为不采取行动或阻止某一行动辩护的话，那末将来大家对进行任何协商将抱怀疑或过份谨慎的态度了。

无论如何，我向安理会建议，不论美国就纳米比亚从事什么协商，不管欧经共同体就纳米比亚从事什么协商，也不管他们向南非政府施加什么压力，事实仍然是，尽管这些协商，安理会有一项明确的责任要承担起来，要加以履行。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时，它希望给南非多一点时间，使他们可以醒悟过来。有些人在安理会说必须有节制和忍耐。我不知道是向谁呼吁节制和忍耐？现在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在一月时也是安理会的理事国，他们知道——首先——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和非洲集团代表，以及安理会的非洲代表所表现的忍耐和节制，事实上这导致在一月通过了该决议。这种节制，这种忍耐，显示了，特别是安理会的非洲理事国，对下面这些人的另一种好意的表示，这些人不断告诉我们：南非会采取一些行动，他们将尽全力改变局势并确保南非遵守联合国的决定。可是，自该决议通过六个多月以来，很明显的，南非仍然象以前一样的不妥协，象以前一样的顽固。那些仍然还有疑问的人，我将劝他们再读一读《纽约时报》，看沃斯特先生所说的是否明确表明比勒陀利亚统治者傲慢的程度。

事实是，自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该决议，南非人继续在纳米比亚做他们以前所做的每一件事，事实上把该领土的事搞得更坏。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终止镇压措施。南非人不但不终止这些措施，反而加强了镇压措施。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停止把该领土班图斯坦化。南非的反应却是进一步进行班图斯坦化。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不要规避安理会关于在联合国监督和管理下举行自由选举的明确呼吁。南非却吹捧他们在该领土的傀儡，以便给他们一种合法的伪装。总之，安理会提出的任何一项要求，南非当局都没有遵守。或许更为糟糕的是，南非政权一向蔑视本

组织，甚至也不费心答复安全理事会，或对安理会的要求，向安理会做任何说明。

这是我们面临的局势。可是，安理会没有，如它应当的，承担责任，而我们却反而看到重演三重否决的场面。否决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以前说过，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并不一定要怀疑这些国家政府的动机和诚意。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三重否决又再次表明他们毫不关心非洲人的愿望。无疑的，和他们所说的相反，否决只会安慰并支持南非政府。否决只会进一步损害到联合国的信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很明显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必然的，不能期望南非人严肃地看待安理会和本组织，如果每一次我们讨论一个有关南非的问题，我们得到一个对南非施以威胁、警告、提出集体商定的最后通牒的公式，但当要采取最后行动时，认为制止该项行动是谨慎的举动的那些人却对该项行动加以制止。

还有一方面特别使坦桑尼亚代表团忧虑的是，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不幸地，为了一个错误的理由又会表现团结。当南非人民遭受最残酷的暴行的时候，不管是在索韦托还是在其他地方，当南非侵略非洲国家已成了习惯而不止是例外的时候，当南非违背联合国决定已成为传奇的时候，否绝对南非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我认为，这是暗中支持南非当局。在我们看来，造成使南非可以依赖武器源源流入的一个情况不但违反这些国家宣布道德和原则，而且，最重要的，极严重地损害到他们自己的名誉。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如我的兄弟，贝宁代表，正确指出的，我们，安理会的非洲理事国没有幻想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会带给纳米比亚独立。我们一点也不怀疑，归根结底，该由纳米比亚人民自己继续进行斗争，直到赢得最后的胜利。不过，否决发生了一些影响。它使纳米比亚人民更受到挫折和更为愤怒。它使那些真正希望看到纳米比亚问题得到较不激烈的解决的人更为愤世嫉俗了。它当然使南非人获得额外的弹药，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侵略战争。因此，那些认为再次把他们的否决强加于人是谨慎的举动的人，最好考虑他们行动的后果。他们最好了解

到，由于他们使用否决，因而阻止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他们正为在纳米比亚因而在南部非洲造成更多的流血和更多的挫折铺设道路。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一定要对日本和意大利代表团认为可以再次在表决决议草案时投弃权票，感到遗憾。再说一遍，我们并不怀疑他们的诚意，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行动，在目前状况下，也只能有助于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南非人。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听过安全理事会前面两位理事的发言，一次是贝宁代表的发言，另一次是坦桑尼亚代表清楚而具说服力的发言，我已经无话可说了；但是在这种情形中，我必须表明苏联代表团的立场。

苏联代表团非常遗憾，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问题所作的冗长而全面的审议没有得出唯一合法和积极的结果：在符合纳米比亚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解决这个问题。

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受到了某些国家的阻挠；根据联合国宪章，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一起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推进各国人民平等与自决原则负有主要责任。今天，我们再一次目击了纳米比亚人民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时候受到了公然的不公平的待遇。非洲和所有其他国家因为它们的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支持立即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三十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代表无条件主张尽可能早日执行安全理事会七个理事国所提决议草案明白列出的各项条款。

该项决议草案不是昨天才第一次出现；前些时候已把它提交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提案国要求决议草案所作的修正和变更应该促使我们采取一项新的决定，加速纳米比亚解放南非种族主义殖民枷锁的过程。但是，却没有人表示希望增加一点什么意见，以求作出这么一种决定。我们认为，经过安全理事会这样长久的讨论之后，这项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安全理事会对解决这个非常困难而迫切的问题的贡献，是最起码的要求。那不仅对纳米比亚和南非的人民而言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并且对整个非洲的人民而言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那些投反对票和象坦桑尼亚代表所提及的令人遗憾地弃权的代表们在解释它们的立场时提出来的理由是些什么呢？他们说，他们不想干预谈判，我们不应危及微妙的接触，纳米比亚的局势已经有了一些进步和一些变更，纳米比亚已产生一些积极的因素。巴拿马和坦桑尼亚的代表们向我们提醒这一点，他们又告诉我们关于南非统治（不如说是控制）和欺凌纳米比亚人民的现况。情形不但没有转好，从一月以来更变本加厉；情形不但没有变得顺手，从一月以来更加困难重重；跨国公司对纳米比亚的剥削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强了；纳米比亚不但没有被解除武装，

从南非和其他国家派到纳米比亚的军队，数量之多，令这地区的各个邻国都不得不考虑它的安全与保障。非洲所有独立国家和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所有邻国现在都在关心各自的命运。

这是一种改进吗？我们通过这项决议草案，真的是在干预改善那种局势的过程吗？不，我深信这项决议草案今天如果通过，如果获得安全理事会的支持的话，那么不但在联合国这里并且全世界都会正确了解它。

这是令人惊奇的，不只令人惊奇而已。阻止我们今天采取有益的决定的国家代表不可当作是有意破坏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人民的原则，有意要长远非法可耻地占领这个国家，并阻止纳米比亚人民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这点大家已经看得更清楚，甚至那些躲在背后高唱“献身纳米比亚自由与独立”的人们也应该看得更清楚。行动已经证明我们不是谈纳米比亚的解放或南非的解放，而是谈恢复目前的殖民支配。

这里有纳米比亚的地图。这张地图很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沃斯特的企图：它跟希特勒对全世界的企图一样，只是要建立一个奴隶国家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事实是今天我们没有能够通过决议草案，甚而违背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以前各项决议所达成的决定。一些西方国家，口头上高唱着自由与正义，实际上是背着非洲人民同南非当局一起搞阴谋诡计，并且想尽办法要永远支配纳米比亚、把从殖民帝国过去的统治所继承下来的种族主义枷锁永远在南非继续下去。事实上，这就可以说明这些国家为什么拒不通过决议草案。

非洲大陆的事态发展和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的讨论已经显示，非洲国家比前作了更多建设性的提议，同时也表现了灵活性。我再说一遍，提出的草案是出于容忍和智慧，想从安全理事会的活动中得出有益成果的最起码的要求。但是即使是这种最起码的要求也都受到阻挠了。

我们能说什么呢？这是令人惊奇的，但同时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看过安

全理事会曾有一次使用三重否决。我们现在深信，这类的行动是足以破坏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威信，不只是在这里，并且是在联合国之外。会员国的绝大多数已经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系于由安全理事会经手的联合国手中。

这就是真正关心维持非洲大陆的和平、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残余温床的各国，为什么必须促成通过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有效措施的理由，那个政权正在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在这件事情中，不可能有基于权宜考虑的提议。

苏联代表团本身已将它的立场表示得十分明确、清楚。苏联代表团完全支持非洲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正义要求。苏联代表团认为，我要重说一次，这些要求是达成纳米比亚问题尽可能早日解决所应做的最起码要求。

苏联将继续其过去一贯作风，坚决支持非洲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正义事业。苏联在争取纳米比亚问题正义解决的努力中决不怠懈。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最近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的宴会上说：

“我们现在听到要求终止非洲南部殖民种族主义统治的声音，那个声音愈来愈大，愈来愈坚决。这是由我们生活的时代所支配的。关于南非，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现在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对非洲的南部、北部或任何其他部分都没有特别兴趣。我们在那里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利益。我们要求承认各民族决定其命运的神圣权利，决定其自身发展的权利。这是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从不背离的不变原则。我们进一步假定，自由的人民一定会支持其他人民的自由和真正自由战士的斗争，因此我们确信非洲全体人民和所有被压迫人民无例外地都会获得自由与独立，世界上的和平与安全因而一定可以实现。”

苏联代表团深信，干挠安全理事会努力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任何企图都阻止不了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充分自由与独立的斗争。我们深信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

主席：我现在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发言。

卡马纳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联合国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独立的斗争的历史刚刚又结束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另一篇章。美国、法国、联合王国所投的反对票暴露了它们对南非种族主义、殖民政策的支持。这些国家低估了非洲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于消灭非洲大陆上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所承担的义务。

非洲曾经无数次重申它对武装斗争的支持，直到南部非洲完全达成独立和多数统治为止。世界将会看到纳米比亚爱国者加剧进行武装斗争，这些爱国者已完全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通过千千万万的男、女、儿童的无私牺牲，他们才会赢到自由和独立这些他们生来就有的权利——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

在联合国系统内，纳米比亚理事会将继续执行任务，支持纳米比亚的自决和独立。任何阴谋诡计，任何诡辩都不能够阻止理事会执行大会一九六七年 2284 (S-V)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尽管法国、美国、联合王国投了反对票，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是合法的，并向他们的斗争给予物质、精神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将继续计划、发展各种方案，支持纳米比亚爱国者，坚信纳米比亚人民合法、正义的事业必定成功。

目前在安全理事会进行的讨论对解放斗争的领袖、对所有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正义事业的人民是有充分教育意义的。反对纳米比亚人民取得自决、自由、独立的敌人已证明他们会采取一些计谋，妄图把纳米比亚爱国人士引入歧途，迷惑拥护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支持者。很明显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运动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阶层正在严格地坚持原则，他们暴露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奸诈的手段。沃斯特先生最近公开发表的声明再次揭露了他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野心，要鼓吹他自己挑选的部落傀儡、种族隔离的维护者担任独立纳米比亚的发言人。当纳米比亚爱国者的牺牲正在为纳米比亚人民实现他们合法愿望铺平道路的时候，沃斯特先生还妄想世界会天真到相信这些空中楼阁。

我代表纳米比亚理事会宣布，由于法国、美国、联合王国投了反对票，它们必须负起纳米比亚爱国者为争取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而不可避免地加剧进行解放斗争的一切责任。

主席：沙特阿拉伯代表希望现在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必须感谢主席先生，你在主持安理会讨论这个棘手问题的时候作出了极大努力。我本来是希望我们能得到别的成绩。我并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起源。我相信我的好兄弟，如果他不介意我这样称呼他，坦桑尼亚的国民发表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分析。他说明这个问题，尤其是说明大家都预料到的，安全理事会三个主要国家行使否决权的问题所用的逻辑也是再清楚不过的。当然，我们不应该责备这些国家的代表，他们是各奉本国领袖的指示行事。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我们已变成了一伙纸上谈兵的人。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尤其是寄托在安全理事会的人民已越来越不相信我们了。

我现在要提出一些意见，我并不是要提出批评，我只要提出一个问题，用拉丁语来说这个问题是 *quo vadis*——何去何从？

如果把不论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全体会议或是第四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和向本安理会提出的所有决议草案计算在内，这些先生们在此否决的决议草案正巧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三十或第四十个决议草案。我们现在要何去何从？

正如我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同事所说的，这些投反对票的人很可能不仅引起了非洲人更多的不满和愤恨，也引起了所有支持在外国枷锁下受苦的人民得到自由和解放的人们的更大的不满和愤恨。

西南非洲是一个委任统治地。我还记得在一九二二年，我们之中许多人反对委任统治国，清楚地知道它们其实是伪装起来的殖民主义，面对着我们的抗议委任统

统治国向我们保证它们在委任统治地的任务是创造条件，使当地人民实行自治，最终得到自由。所有的委任统治地已经解放了。为什么南非仍不肯放弃这个委任统治地呢？就是因为这些在安理会行使世界权力的国家支持它——原因就是那么简单。

我并不愿意说这是伪善，但这种做法确实是口是心非的态度。所有会员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都谈到自由、民主的问题，它们在这里的任务是维护民主和自由，它们在这方面有什么实际行动呢？就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的时候我不在场。我预料到它是会被否决的。我听说一个或两个投反对票的国家曾说，这个问题并不危害或威胁着世界和平。但我说这个问题是为威胁世界和平铺路的。我们是否应该等到战争爆发才采取行动呢？游击战争现在已在进行。

一些西方国家正在支持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向本届大会提出一项关于恐怖主义和人质问题的项目。我要问：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还有什么选择呢？他们是否只能俯首听命呢？

我以前说过，由于我的经验我要重申，要是没有希特勒，许多这些委任统治地仍然是在外国的枷锁下；我希望安理会不会误解我的意义，也希望外面的新闻传播机构不会歪曲我的说法。正是当帝国摇摇欲坠即将瓦解时，当统治者不能再维持下去时，把这些领土交还当地居民的过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应该不需要再出现一个希特勒来解放纳米比亚。

为什么不久以前，大家会对苏联资助古巴军队到安哥拉去的事，大作文章呢？我不了解实际情况，我当时不在场。但是，现在需要一个出来筹措资金，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如果我管理财务，我就不会拿钱给雇佣军，我会把钱送给所有爱好自由的人，让他们到纳米比亚去颠覆南非。

有些安理会理事国说，这并不威胁国际和平。那么正义呢？为什么它们对正义问题只字不提呢？我们不要谈国际和平问题了。差不多五十年过去了，南非仍然操纵着纳米比亚的当地人民，这难道是正义的吗？根据什么？毫无根据。连那些在巴布亚，或是什么地方的所谓猎取人头的人，现在也已取得自由，和我们坐在一起。

他们也是人。是谁为他们创造条件的呢？是这些西方国家的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向它们致敬。为什么对南部非洲要用另外一种态度？

好，我要问这些反对决议草案的人，你们有什么具体行动？你们口袋里有没有另外一个决议草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提出那个草案来吧；你们只不过是要拖延这个局势，维持现状。但你们要记得，历史是没有现状的，这只是一个拉丁词句。任何东西都不会停滞不变的。

我们渴望和平，但是你们却鼓励非洲人打仗；不是跟你们打仗，因为你们是掌握世界大权的，非洲人没能力打败你们。但是办法是有的。有游击战；还有大家所憎恶的恐怖主义和扣人为质的办法。你们正在干着有利于试图劫持人质的人的事，他们要劫持人质也许是有理由的。

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不公平的行为。我对我的法国同事说，如果巴黎的一般人民在一七八九年之前能改造波旁家族，他们就不会革命。情势逼着他们造反。当东、罗伯斯庇尔、米拉博都成为英雄。他们是革命者。一九一七年，当俄国贵族在欧洲的首都，维也纳、巴黎、伦敦寻欢作乐，与其他贵族饮酒的时候，当他们的工头在奴役俄国人民的时候，革命就爆发了。要是革命没有爆发，他们仍然会被奴役。但是他们解放了自己。你们不要说他们不民主。我要插进一句话，现在到处的民主都已变成虚有其表了。

我问这些否决决议草案的人，你们有什么其他办法，提供安理会选择？

现在我要问安理会的非洲同事，问人们称为不结盟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同事，为什么你们不要求他们提出另外一个决议草案？

我问否决决议草案的人为什么他们不公开地，而不是秘密地，在安理会提出修正案？我不知道他们在安理会之外搞什么花样，他们说进行“协商”，我说进行“不成功的协商”。这不是协商，他们简直是横行霸道。

自己故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时代起，美国一直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当威尔逊从欧洲回国的时候，他非常失望，因为英国和法国都叫他别管闲事，不

要提及解放人民的问题。我要问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忘记了它崇高的理想和原则？美国人与英国作战后才取得独立。他们不是正在庆祝摆脱英国统治二百周年吗？

为什么美国采取了这个立场？是否因为它在南非购买黄金？为什么它不在本国开采黄金？它是否在南非购买钻石？今天，可以买到一些锆石，那是很象钻石的。钻石是有钱人的玩艺，是非常有钱的人的玩艺，他们用钻石打扮成贵族的模样。

我问英国代表团的朋友，你们的领袖在等待着什么东西呢？国家陷于衰退的状态。你们本应改善与第三世界、与非洲世界、亚洲世界国家的关系。是不是过去的光荣使你们成了睁着眼睛的瞎子？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你们现在比较通情达理，这比较富有人情味。其实，英国人民是最讲道理的一个民族。但是它们怎么了？这些拟定要在今天行使否决的政策的人，一定是受到什么奇怪的影响。

法国一直支持自由，支持反对暴君的革命。法国把南非政权的人看成什么人？是慈善家？南非政权有没有为纳米比亚人民得到自治创造条件？南非政权采取了什么实际行动？什么行动都没有。法国的传统怎么了？法国领袖的行动就象政客。他们把政策搞成权宜之计，而不象以前一样，高举着争取自由、解放的旗帜了。

我要对我的意大利和日本好朋友说，我想起一个阿拉伯谚语，用英文来说是这样的：“你们既不相信又不怀疑，你们是半信半疑。”为什么你们不挺身而出，帮助解放这些人民？你们有什么借口？世界和平受到了威胁吗？正义呢？我必须三番五次地说，这个事业是正当的。我们这样绕圈子还要绕多久呢？

我一直说，纳米比亚将来可以与南非建立友好关系，与南非进行贸易，因为南非是有经验的。我知道很多委任统治地解放以后与以前的统治者进行贸易。如果对经济是有利的话，我看南非是可以享有特权的，因为它熟悉这个地区的情况。

有人是否要告诉我们，今天采取的立场是为了战略原因？如果是的话，我们只可以这样说：在洲际远程弹道导弹的时代，还有什么战略原因！大国不需要任何基地就可以相互摧毁。是否害怕苏联在那里建立一个基地？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苏联的舰队已比西方国家的舰队多一倍。你们坦白承认这个事实吧，不要向报纸透露这种新闻，来引起国家之间的怀疑，甚至憎恨了。你们不要鼓吹什么缓和了。你们

好象在演戏一样，我们都不相信你们了，你们已失去了信用。

除了代表一个签署宪章的会员国的责任之外，我，作为一个人，也应负起做人的责任。我们都是人。行使否决权的大国应负起它们的责任，不应使我们成为世界人民的笑柄。

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不能提出一个决议案草。我的非洲朋友，可能还记得我提出一个一页长的决议草案的那一天。我并不批评已被否决的决议案草的措词。但是我认为在此的若干同事给了大国一个借口，使他们否决那个文件。若是我的话，我就会诱使它们摊牌，我就会提出一个很简单、一页长的决议草案，一个它们不能否决的决议草案。使它们一定要采取决定。我就会问它们，你们是要帮助解放纳米比亚，还是要维持这个所谓的现状？当然，现状是没有的。

我相信我们快要在大会第四委员会里讨论这个问题。我答应我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通过这个决议草案。我答应今天否决决议草案的人，我那个决议草案不会提到任何国际和平的威胁。我的草案案文会提到“在正义的基础上”。大国要帮助解放纳米比亚，不然的话就要继续与支配纳米比亚本地人民的统治者合作。如果它们选择后者，愿上帝帮助它们，因为我会提出一些事实，使这里若干代表的头发在一夜之间变成白的。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的理事，我收到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三国的常驻代表今天写给我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荣幸地要求安理会在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问题的时候，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请将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 S/12216 号文件分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既然无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我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古里拉布先生：我要在安理会向全世界宣布，请他们聆听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以最强烈的言词来谴责三个帝国主义大国刚才在安理会所干的可耻和不民主的行径。这三个大国——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在言行上一向都是在纳米比亚的南非非法种族主义和殖民政权的伙伴和维护者。我们曾在此处和其它地方一再指出这一点。它们曾企图予以否认，并图以各种狡猾和骗人的借口进行辩解。它们今天的行动大大地表明它们为了维护自己在纳米比亚，以及在南非的既得利益而准备胡作胡为到什么程度。这项行动也向它们的亲戚朋友保证了它们继续承担维持统治和剥削我们的人民和自然资源的责任。

过去十六个月以来，这些强国结合了它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傲慢力量，阻挠了民主多数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愿望，这是第二次了。

我们要指出，这一次安全理事会是依照今年较早时候一致通过的第 335(1976) 号决议而举行会议的。该决议要求南非庄严声明该政权会接受联合国的权力，并确实承诺从纳米比亚撤退其非法行政机构。这是让该政权更多一个接受纳米比亚问题和平解决基础的机会。南非政权一如既往地冥顽不灵，毫不让步。比勒陀利亚非法

政权再度向联合国直接提出挑战。它再度向安理会直接提出挑战。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是道德、正义和人权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强国的自私、目光如豆的国家利益的问题。一方面这是人命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利润和贪图掌权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压迫和剥削，对那些贪婪的资本主义者来说则是财富和繁荣。

纳米比亚问题是明确而直捷了当的，在联合国内尤为如此。南非进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联合国已对纳米比亚负有直接的责任。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是合法的。西南非民组代表着纳米比亚人民向往自由和真正民族独立的利益和意愿。因此我们都同意南非必需立即滚出纳米比亚。

我们期望这一次安理会能合情合理地进行工作，并采取讨伐性的措施，迫令南非占领政权撤出纳米比亚。事实上，这就是昨天由圭亚那杰克逊大使阁下代表各提案国那么全面、雄辩和令人信服地提出的决议草案的道理和宗旨。

我们对刚才投下的三重否决并不觉得惊奇，因为我们在我们就草案进行协商期间就一直受到那几个强国使用否决权的威胁。不过，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强国和种族主义的沃斯特政权是事先达成协议才决定投下这些否决票的。

我要引用今天纽约时报的一般新闻来阐明这一点，那是主席和安理会的其它理事已经引用过的了：

“有人询问，第三世界国家集团在联合国赞成采取迫使南非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行动，联合国是否可能执行制裁；沃斯特先生答复那个问题说：‘我认为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尽管在纳米比亚问题方面有那么多的虚伪的承诺、毫无根据的要求和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欺骗的成份。

我要在此宣称，万万不能以空泛的外交词令来侮辱和滥用非洲人，特别是纳米比亚人的耐性。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我们的主席，萨姆·努乔马，我们人民的民族领袖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已经明确地阐述了西南非民组的立场。因此现在无须再进一步地详细阐述我们的立场。

问题十分明确。我愿意向上述的国家说明一点。它们现在和将来都可以一如既往地、把决议否决，但是它们却不能否决掉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国家解放的意志和决心。同样明确的是，否决与否，纳米比亚仍然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将继续利用联合国系统和联合国其它主管机构现有的一切办法，直到纳米比亚取得解放和民族独立为止。

我们也要借此机会向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内其它赞助并投票赞成决议草案的理事们表示感谢和赞赏，并感谢一向在联合国的其它机构和其它地方支持我们斗争的其它代表。

作为从事解放我们国家的解放运动的西南非民组，将永远为取得合理的结果而进行这场斗争。我们承担了这个任务；我们要专心致力于这个任务。

我们要继续奋斗。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再没有人要就此项目发言了。因此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关于这个项目的审议。

下午六时五十五分散会